

宋范浚《香溪集》版本源流考

张 剑

范浚(1102-1151),字茂明,世称香溪先生,婺州兰溪(今浙江兰溪)人。他是两宋之交一位独特的儒者和文学家,《宋元学案》视其学“别为一家”,明代王祚称其文“自成一家之言”(《王忠文集》卷五《宋景濂文集序》)。他为世人留下了二十二卷的《香溪集》,朱熹取其《心箴》入所纂《孟子集注》,范浚由是知名。《香溪集》的版本流传本来并不复杂,但由于序跋多少不一(这种结果有时是由书估拔高版刻年代以渔利而造成的),反而使简单的问题复杂起来。

一、几种知名书目对《香溪集》版本的著录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八云:

《香溪集》二十二卷……集为其门人高栻所编,其侄端臣刊之。前有绍兴三十一年陈岩肖序,后有元吴师道跋,称朱子取其《心箴》注《孟子》,而其集金履祥时已不传,后从应氏得其前七卷,又从其族孙俊家得残本,佚前五卷,合之遂为完书。跋又称端臣《蒙斋集》未及刊,先刊其与浚唱酬诸诗附见焉。此本无端臣诗,盖又佚矣。^①

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云:

《香溪集》二十二卷。宋范浚撰,其门人高栻编。有近时刊本。韩有元刊本。元至顺中裔孙元璘刊本。明兰溪令唐韶重刊本……《续录》:顾鹤逸藏元刊本《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》二十二卷,十二行二十二字,书名占双行,有绍兴三十一年陈岩肖序,有爱日精庐藏印。傅沅叔藏前集六卷,天一阁书,行款与元本同,宋讳阙笔,当是翻宋本。明嘉靖刊本。《金华丛书》本。^②

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云:

《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》二十二卷,元刊本。宋范浚撰,门人高栻编,

①(清)永瑢等撰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364页。

②邵懿辰撰,邵章续录: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年,第732页。

同郡陈岩肖序,从子端臣刻于绍兴三十一年。元至顺壬申吴礼部师道得其本,属范俊刻之。此本吴序已佚,旧为席氏藏书。○《范香溪先生文集》二十二卷,明刊本。此明万历间兰溪令唐尚虞刻本。后附公从子端臣、端杲遗文一卷,有章懋、胡应麟序。按: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续编影印本。^①

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云:

《香溪集》二十二卷。宋范俊撰。字茂明,婺之兰江人。○刊本。○近时刊本。○元刊本,其族裔孙元璫刊,吴师道序在至顺辛未,后为张金吾藏。○又有兰溪令唐尚虞己亥刊,有章懋序,盖至正十九年或永乐七年,并翻宋本。○绍兴三十一年犹子元卿先刊其诗赋论议杂著为二十二卷,见同郡郑岩肖序,盖即今本。序又述元卿语,谓叔父平昔为文至多,欲悉出与世而力有未办,则此集其要略也。补:清光绪九年胡凤丹辑刻《金华丛书》本。补:《香溪范贤良文集》二十二卷,宋范浚撰。明初黑口本,十二行二十二字,黑口,四周单阑。有绍兴三十一年陈岩肖序。本书标题大字占双行,题门人高枋编。张金吾爱日精庐旧藏,即莫氏著录者,今在顾君麀士处,号为元刊本。○明刊本,行款同上,改为左右双阑,亦有陈岩肖序,此本亦称元刊,实天顺、成化间翻本。钤汪启淑藏印。余亦有残帙,存卷一至六,天一阁佚出之书。补:《范香溪先生文集》二十二卷,宋范浚撰;附《范蒙斋先生遗文》一卷,宋范端臣撰;《范杨溪先生遗文》一卷,宋范端杲撰。○清刊本,十行二十字,白口,四周双阑。前陈岩肖、吴师道、章懋、胡应麟序。此本已收入《四部丛刊续编》,误定为明万历刊本。^②

综上可知:(1)四库馆臣认为有宋本和元本,宋本佚,《四库全书》本系出元本。(2)邵懿辰认为有元至顺中裔孙元璫刊本(韩氏藏本);明兰溪令唐韶重刊本;邵章《续录》认为有顾鹤逸藏元刊本、傅增湘藏天一阁佚出元刊残本、明嘉靖本及清《金华丛书》本。(3)瞿镛认为有范俊刻元刊本;明万历间兰溪令唐尚虞刻本,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收入。(4)莫友芝认为有范元璫刊元刊本(张金吾藏本);兰溪令唐尚虞成化十五年己亥刊本;至正十九年或永乐七年刊本,以上并翻宋本。傅增湘认为有光绪九年胡凤丹辑刻《金华丛书》本;明初本(即莫友芝所云张金吾藏元刊本);明天顺、成化间翻元本(即邵章《续录》所云傅增湘藏元残本);清刊本(即收入《四部丛刊续编》被误定为明万历刊本者)。

①瞿镛编纂,瞿果行标点,瞿凤起覆校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,第580页。书中按语为瞿凤起增补。

②莫友芝撰、傅增湘订补: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第三册,卷十三下集部四别集类三南宋,中华书局,1993年,第47、48页。

二、《香溪集》实际的版本系统

据笔者大量检阅各种存世的《香溪集》，发现其版本系统仅有两种：

一种是宋绍兴本系统，即高梅所编，范端臣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所刊本，此本元时已罕见，大约元至顺壬申（1332）范氏后裔元璫以两残宋本拼合重刊，由吴师道作序^①；明成化十五年（1479）兰溪县令唐韶又据元刊翻刻，命章懋序之^②，上述书目所谓顾鹤逸藏、张金吾藏、傅增湘藏元刊本实皆此本，傅增湘所谓明初本和天顺间翻元本、邵章所谓嘉靖本^③亦是此本。此本多避宋讳，如“敬”字多缺末笔或作“钦”字，且版式古雅，有的版本抽去章懋序，遂使人误为元翻宋刊本或明初翻元本。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亦从此本出；胡风丹光绪元年《金华丛书》本《香溪集》亦据成化本而刻；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又据《金华丛书》本排印而成。

一种是清乾隆本系统。此本系乾隆七年壬戌（1742）范友松、范文焕率族人捐貲刻成。民国丁丑（1937）年续修《香溪范氏宗谱》（今藏兰溪县范氏族人处）中载各族人具体捐银数目甚详，卷一《重梓香溪文集碑记》更兼及历代刻《香溪集》之情况：

阅千圣而同揆者，传心之学；历万古而不磨者，阐道之言。我祖香溪先生为宋大儒，学承洙泗，道倡东南，立德立言，并垂不朽。遗书二十有二卷，始辑于宋之绍兴辛巳，续刻于元之至（正）[顺]壬申，三易于明之成化己亥，越今五百有馀岁矣，未尝失坠。岂非以圣贤成书，名言精理，所以绍往开来，天地启之，鬼神护之，而子若孙世世守之弗替者哉！今漫漶矣，鲁鱼是惧。裔孙友松、文焕等倡梓捐貲，合族欣跃，选梨择椠，鸠工于肆月望，告

①吴师道序云：“至顺辛未，始得先生文七卷于亲友应氏家，盖其首编也。陈公岩肖序称从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，则逸者尚多。一日，先生族孙俊来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，惜其无从补也。于是忻然畀之，足以成编……今右史裔孙元璫念残集之复完，惧泯没之荐至，首刊数卷，将率其族人之力而终之。”《光绪乙未香溪范氏宗谱》卷五元璫传云：“元璫字莹中，号秀峰老人，家饶于资，于元至顺壬申重刻贤良公文集。”

②明成化十五年章懋有《题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后》云：“进士唐君尚虞之治兰溪也，……香溪先生范公之后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，盖先生从子右史蒙斋之所类也。唐君……爰命椠梓以惠学者，而俾懋识诸其末。”按成化本系统吴师道序未署日期，范氏清代家刻本吴师道序署有日期，为至顺壬申。

③所谓嘉靖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，两册，李盛铎《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5年）标为明嘉靖刻本（第295页），但《书录》部分又云“元刊本”，大约想说该本是嘉靖重刻元刊本。该本予曾亲目，前有吴师道序及章懋《题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后》，实即成化本。北京大学图书馆另藏《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》六册一函，著录为元刻本（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31页），首有陈岩肖叙，末有吴师道后序，实亦成化本。

竣于十一月朔，板成三百三十有七，经费一百六十有零。道学真传，祖宗典物，于是为不朽矣，而一族之众，勉尽仁孝，以为继述之善者，且藉我祖不朽之集而并以不朽也。爰寿其名于石。时乾隆壬戌仲冬日，二十世孙宗灏撰。

此集国家图书馆有藏，有乾隆八年彭启丰序、绍兴三十一年陈岩肖叙、至顺壬申吴师道序、成化十五年章懋序、万历十三年胡应麟序；后附蒙斋、杨溪遗文各一卷。此本编排、行款与明成化本有较大不同，成化本半叶十二行二十二字，黑口，顺次依宋本原貌，古赋（卷一）、诗（卷二至卷四）、杂著（卷五、卷六，《心箴》在卷五第十一篇）、论（卷七至卷九）、书总论（卷十）、进策（卷十一至十五）、记（卷十六、十七）、书（卷十八、十九）、启（卷二十）、传（卷二十一）、墓志（卷二十二）；乾隆七年本半叶十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卷首有嘉靖帝《颁刻心箴制章》及《御注心箴》，顺次则以《心箴》为卷一开篇，诗赋挪至卷七至卷十，其他篇目位置与成化本也多有不同，此本避讳不很严格，如“玄”末笔缺，“曆”写作“曆”，而“烨”字不避，因此当被人抽去乾隆八年彭启丰序后，便被铁琴铜剑楼误做明万历本收藏了。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据此收录，商务印书馆姜殿扬还做了一篇颇为粗疏的跋，尤为误导读者：

浚，《宋史》无传，《兰溪县志·范浚传》载：朱子两造其庐，皆不遇，录书屏《心箴》以去，注入《孟子集传》。明嘉靖初，御注《心箴》与程子四箴注并颁天下学官，盖一代大儒也。集为其侄蒙斋所辑，初刻于绍兴辛巳，陈岩肖为之序。再刻于元至顺壬申，吴师道为之序；吴序谓得断简七卷，与其族孙俊家藏残本合，裔孙元璠率族人共梓之，皆家刻也。此万历重开弘治兰溪令唐尚虞刻本，有同邑章懋序、童品撰《香溪范先生传》。按《县志·官师表》县令栏，唐韶，弘治十二年任；宦迹门，唐韶字尚虞；乡贤传，童品初从童姓，与章懋齐名，弘治丙戌进士，筮仕后奏复宗姓，此题童品，盖犹未第时所作也。胡应麟序不言刻者为谁，余尝别见乾隆四年印本，板刻若一，已有“裔孙某校梓”名氏一行，此尚无之，疑书亦家刻。其板自明入清，世守未失，此其明时初印也。后附蒙斋、杨溪两遗文，皆先生犹子，为《四库》本所无。《蒙斋遗文》为至顺本增入，见师道序，此多《杨溪遗文》，又明代新附矣。明时自《御注心箴》颁布天下，是集之传寔广，惟所见他元明本板印，无一清朗，书贵家刻，此类是也。卷十五《节费》篇阙文三段，前明传本已然，无从校补矣。吴县姜殿扬。

姜氏之误至少有三：一言此本系“万历重开弘治兰溪令唐尚虞刻本”，实《四部丛刊》本与唐韶（尚虞）刻本（即成化本）行款、顺次不同，非同一版本系统甚明，《四部丛刊》本实系清乾隆七年范氏家刻本；一言唐韶弘治十二年任兰溪令，实唐韶任兰溪令的时间在成化十二年；一言“别见乾隆四年印本，板刻若一”，据《光绪乙未香溪范氏宗谱》，并不存在乾隆四年本，姜氏既谓乾隆四年

本与《四部丛刊》本“板刻若一”，当亦系乾隆七年本无疑^①。诸家书目中，惟傅增湘言此是清刊本，惜未能言所依据。此版因系后刻，文字清晰，兼又被误做明万历本，因此《全宋诗》、《全宋文》均据此为底本。实此本错谬颇见，不足据也。如成化本《苦寒行》“愿得大裘一万里”，此本误“大”为“火”；成化本《代贺詹中丞启》“一台肃振于纪纲”，此本误“台”为“堂”；成化本《月令论》“大合百县之秩刍”，此本误“秩”为“牧”；成化本《君牙罔命吕刑论》“凡百家传记有异论”，此本误“异”为“议”；成化本《五代论》“彼其洞胸流肠”，此本误“肠”为“觞”；成化本《庙谟上》“昔唐元万顷草檄责高丽”，此本误“顷”为“填”；成化本《封建》“迄唐诸儒，言封建众矣”，此本误“封建”为“建封”；成化本《徐忠壮传》“盖患虏鸱峙寰甸”，此本误“患”为“忠”，不一而足。

以上考证可知，明成化本系翻元本，元本又系拼合宋本而成，因此明成化本应是研究存世《香溪集》的最早版本。

三、明成化本中的陷阱

尽管明成化本是现存《香溪集》最值得重视的版本，但是，此本校刻不善，明人刻书粗疏的毛病在此亦有体现。如成化本《游兰溪洞》“豁豁颿阴洞”，“豁豁”当作“豁豁”；成化本《寄题何元晋亦乐堂》“掉头万事一不领”，“领”当作“顾”；成化本《送春曲》“奈此断年别”，“断”当作“经”；成化本《读杨子云传》“蝇声紫色欺昏童”，“蝇”当作“蛙”；成化本《次韵侄端方过予偕行南村玩月》“还看玉轮游舞云”，“云”当作“零”；成化本《送袁上人还铜山》“通医诏百药”，“诏”当作“谕”；后来《四库全书》本对此做了不少校改。四库馆臣虽然校勘了部分文字讹误，但又避清讳，多有改“烨”为“煜”，改“丑虏”为“敌人”，改“胡虏”为“金人”之举，因此成化本与《四库全书》本参照同看，方为妥当。

另外，需要注意的是，明成化本被人做了小小的手脚，未能完全保持对宋本的忠诚。现存各种成化本《香溪集》卷二十均收有《代贺赵丞相画像启》：

伏审宸心眷注，绘鼎铉之英姿；天语褒崇，洒奎钩之妙画。恩隆当代，事掩前闻，朝野谨传，华夷咏颂。窃稽简策，间纪明良。西平刻图象之文，非时君肆笔；马令拜白书之赐，无宿德大勋。必逢上圣之有为，斯见元臣之被

^①乾隆七年本后曾多次重印，坊间亦多翻刻，疑姜氏所谓乾隆四年本，是将乾隆七年后某次重印或翻刻本误认所致。如《光绪乙未香溪范氏宗谱》中曾载光绪二十年岁末范晋《〈重刊香溪公年谱〉后跋》云：“此吾六世祖之年谱也。为乾隆间姜白岩先生所辑，与《香溪文集》二十二卷，《呈请从祀录》一卷，并载家乘，板藏宗祠。兵燹后旧版散佚，仅有存者，即求一完善之本亦不可得。客岁甫得诸族人家，校对无讹，意先人之灵爽所式凭乎。亟重付剞劂，而《呈请从祀录》附焉，《文集》卷帙稍多，措费不易，且久行于世，坊间多有翻刻者，姑以俟诸异日。”跋作于光绪二十年岁末，版刻当在光绪二十一年乙未，姜氏将“乙未”误看作乾隆四年干支“己未”亦不无可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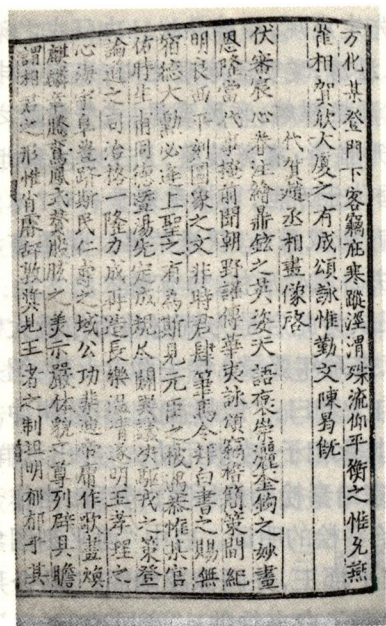
遇。恭惟某官佑时生甫，同德暨汤。先定成规，尽辟异议。决驱戎之策，登论道之司。治格一隆，力成再造。长乐温清，遂明王孝理之心；海宇阜丰，跻斯民仁寿之域。公功斐迪，帝庸作歌。画焕麒麟，章腾鸾凤，式赞股肱之美，示严体貌之尊。列辟具瞻，谓相君之形惟肖；睿辞敦奖，见王者之制坦明。郁郁乎其文哉，皛皛不可尚矣。实系垂休于万世，岂惟示宠于一时？永镇庙堂，救宁区夏。某猥叨知遇，久玷钧陶，衔戴恩私，获逢荣盛。诵圣言之浑灏，窃仰昭回；慕真相之威棱，莫遑称庆。驰心欣快，矫首瞻依。

绍兴间赵姓丞相惟赵鼎一人，但如果认为此启是为贺赵鼎而作就大错特错了。细审启文，说的竟是秦桧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百六十载：绍兴十九年（1149）九月戊申，“上命绘秦桧像，自为赞曰：‘惟师益公，识量渊冲。尽辟异议，决策和戎。长乐温清，寰宇阜丰。其永相予，凌烟元功。’寻出示群臣，藏于秘阁。”贺启引用和化用了不少宋高宗给秦桧画像所写的赞辞，当作于绍兴十九年九月后不久，它可以说是该启写给秦桧的明证。启中“西平刻图象之文”，暗指唐德宗时大将李晟，他因功封西平郡王，并画像凌烟阁；“马令拜白书之赐”，暗指唐太宗时宰相马周，太宗曾赐飞白书给他：“鸾凤凌云，必资羽翼。股肱之寄，诚在忠良。”启文以李晟绘像列于凌烟阁，但少帝亲笔赞语；马周虽得唐太宗赐飞白书，又少宿德巨勋，来衬托秦桧“力成再造”之大功和圣心眷注之宠隆。此启虽是代人所作，但歌赞力度如此强烈，至少也反映了晚年范浚对秦桧的某种态度和倾向。必须指出，这封代贺启在宋版《香溪集》中应该保留了原貌，这可以从元姚桐寿《乐郊私语》中的一则记载判断出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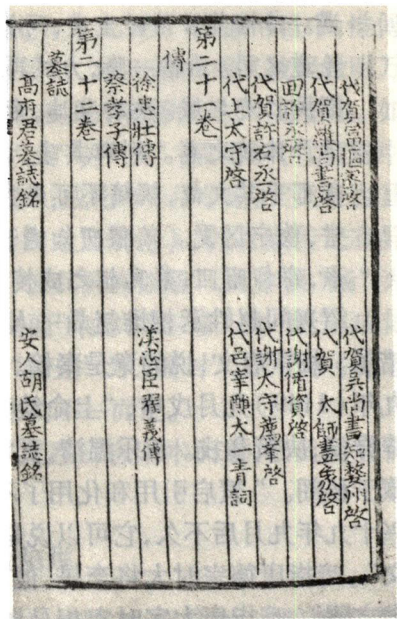
州著姓常氏，自忠毅公与秦桧不合，退居海上，遂家焉。其后有号蒲溪者，亦官参知政事。入本朝，子孙多不学。常言有厥祖遗像一幅，以兵乱失之，后复得之民间。因出以示余，其像瘦恶而髯，带貂蝉冠。上有赞曰：“佑时生甫，同德暨汤。治格一隆，力成再造。长乐温清，遂明王孝理之心；海宇阜丰，跻斯民仁寿之域。公功斐迪，帝庸作歌。列辟具瞻，谓相君之形惟肖；睿辞敦奖，见王者之制坦明。郁郁乎其文哉，皛皛不可尚已。”其后题曰：“绍兴龙集壬申仲春谷旦门下士武原鲁璫拜赞。”余甚疑之。此赞似宰相，两常公皆不得柄国，奈何有此。后检宋范茂明集，有《代贺秦太师画像启》，乃知此赞是摘启中数语为赞耳。此盖桧像，而子孙爱重此启，摘去“和戎”等语，而借以为赞也。年代既久，沦落民间，为常氏所得，复以鲁璫为本州岛人，益信而不疑耳。不知鲁中绍兴甲午^①赵逵榜，桧方柄国，故称门下，第不识茂明何故代璫作启。余备录以示，常氏不以为然，愈益珍重。嗟嗟，是忘乃祖之仇，而拜其仇也，子孙诚不可不学如此。

姚桐寿所见刊本，当是宋刊本，因为经过朱熹等人对秦桧恶迹不遗余力地挖掘和无情批判，元时秦桧已与奸佞形象牢牢联系在一起，成为《宋史·奸臣

^①甲午，误，当为辛未。



成化本《香溪集》卷二十《代贺赵丞相画像启》



成化本《香溪集》卷二十目录

传》中的核心人物。元代吴师道序、范氏族人重刻的《香溪集》，前七卷得于应氏，后十五卷则得于范氏族人。族人将之交付吴师道作序时，对卷二十的《代贺秦太师画像启》做一定程度的掩饰和修改是必然之事。而最容易的修改方式莫过于“换头法”，即将题目易为《代贺赵丞相画像启》，并将文中政治倾向太明显的“和戎”之“和”字改为“驱”，一共只改动了四个字，就成功地达到了移花接木和瞒天过海的目的。姚桐寿所见刊本，该启题目尚是《代贺秦太师画像启》，且启中“决驱戎之策”当作“决和戎之策”，因此可以判断是宋刊本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做得并不十分干净，依宋元本翻刻的成化本总目中，此启题目为《代贺秦太师画像启》，“太师”两字前空一格，可能原为“秦”字，后被剝去（参见上图），它们无言地印证着姚桐寿说法的可靠性。另外，《代贺秦太师画像启》恐非代鲁璪所作，范浚卒于绍兴二十一年，故启文之作不会晚于该年；而鲁璪绍兴二十一年始中进士，这又与《代贺秦太师画像启》的“某猥叨知遇，久玷钧陶”之语不符。《乐郊私语》中所载赞语既然摘自范浚的《代贺秦太师画像启》，署名鲁璪，亦难免伪作之嫌。

宋本《香溪集》刻于绍兴三十一年，《代贺秦太师画像启》赫然入集中，说明至少此时秦桧名声尚未大恶；元明本将《代贺秦太师画像启》改为《代贺赵丞相画像启》，则说明此时秦桧邪恶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，因此有必要修改文本以为先人或贤者讳。不过，这一小小的改动，既掩饰了范浚对秦桧的暧昧态度，又将范浚与主战派领袖赵鼎联系在一起，颠倒了历史事实，也影响了历史判断，因此有必要予以纠正和还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